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一八八回 怕刺客神眼留心 疑計全欽差遇險

且說二僧商量行刺施公，要報前仇。計全一聽，毛髮悚然。二僧抬頭一看，見他人物有異，聽話帶神，就不言語。即刻改變，盡說些綠林中的反話。說的時候，以為無人知覺，那曉得計全無一不懂。二僧言罷，看看天晚，會了錢鈔，起身便走。

計全也會了酒錢，暗地緊緊跟隨。走至大街，遇見有人相打，圍住許多的人瞧看熱鬧。一轉身時，計全瞧不見二僧，緊趕幾步，竟不見蹤影，心中好不著急，只是無法，只好回公館知會眾人各要小心。霎時到公館，想要到上房先瞧一瞧，縱身上房，身輕如貓，走到施公的臥寢，不見燈光動靜，上房找遍無人。

忽見一片燈光，乃是天霸居住的廂房，不打口號，輕輕落地。

哪知天霸耳快，悄悄走出一看，回手取鏢。計全慌忙說：「老兄弟。」天霸吃驚說：「計大哥做的什麼事？險遭一鏢。」計全遂往裡走。關小西欠身離座，說：「計大哥何不敲門？竟敢逾牆。」只見計全把臉一沉，說是：「不好。」就將酒鋪遇僧人商量行刺，跟隨如何落後，上房瞧看，從頭至尾細說一遍。眾人都不能睡，不住在院中偷看，一夜未眠，刺客未來。次日天明，不見動靜，各人都說計全說話不實。計全說：「你們不知，昨日一路上著了多少急呢！」天霸復又開言：「計大哥雖愛說笑話，此必然是實。那麻臉和尚不是別人，想必是被斬於六的兄弟，風大迷失，就是於七。既然漏網逃命，就該遠遁他方，改惡從善才是，怎麼為何復作此逆事，殘害忠良？真是可惡。但此事不許對外人言講，大家多加小心便了。」候至施公起身，茶罷時候，計全等回話說：「昨日未曾訪出下落，啟稟大人，今日再去查訪。」施公吩咐黃副將說：「你今日帶兩名兵丁，前往天津看驗蘇、杭的船幫走到何地？遇有何事？探訪個明白，急來回話。」天霸即刻收拾，喚來兵丁，上馬而去。施公又令計全等，再去查訪此案，日限一多不結，又恐怕耽擱漕運事務。

計全說：「大人且莫著急，我等再去細細查訪。」說著即去更換衣服，小西、計全、何路通、郭起鳳、王殿臣五人，分頭按各路而去。

且說計全想：昨日那和尚說他有個外甥是木匠，又說在廟裡藏身，此必不是好人。他仍來雙塘兒酒鋪坐下，要酒飲，尋問走堂的，昨日那兩個和尚，他也不認得。計全無奈只得又往南走。路上走著，心中暗想：直往南走，逢廟就問，或者問出和尚根由，那木匠就算有了。又想：不可沿路打聽，萬一和尚知曉，即便難拿，畫虎不成，反倒類犬。再者去遠，晚間難以回來。他們不信，必不精心，倘來行刺大人，必無人保護。想到此處，不由兩腳如飛，甩開大步，登時來到公館。進了大門，繞過茶廳，抬頭一看，施公在院中坐著，才得放心。計全上前跪倒。施公趕緊扶起。計全說道：「今日我去訪查，又無踪影。」

霎時四人也來回話，俱是如此。施公說：「眾位多受辛苦了，各自回房歇息去罷，明天再作道理。」四人答應而去，來到自己房中。此時天色已晚，掌燈用飯，諸事已畢。大人主僕安寢各屋，都自寬衣入睡，唯有計全獨自支更，不提。

再說那麻臉和尚，真是於七。於六因搶糧被擒遭殺，於七趁風逃走，恐怕查拿，改姓薛名酬，帶發出家，法名喜靜。來到滄州地方，有座薛家窩。薛家大戶有數百家，內有一家弟兄五人，稱作薛家五虎，常在河路上做些打劫的買賣。見於七身量高大，又會些武藝，就與他敘了同宗，叫他在本村關帝廟中居住。聞聽施公欽點了總漕，從此經過，這賊要與他哥哥報仇；仗著他水性不低，要鑿船底，謀害施公。那一日走至雙塘兒，才遇見那和尚，也是個高來高去的飛賊，無奈身備重案，也帶發為僧，俗家姓吳名成，法名靜修，住唐官屯正乙玄壇廟內。

因為路過楊村，走雙塘兒歇息。因與於七在山東相識，素日最厚，故此才叫住於七鋪中飲酒。聽見於七要與他兄長報仇，水底鑿船，他便不悅；他要替朋友出氣，在旱地行刺。於七恐他莽撞，不叫他去，他卻不依。直飲到天晚出鋪。於七說：「師弟真心為朋友，請到廟中商量個萬全之策，再來不遲。」吳成無奈，只得同於七趕著月色，走至二更時，才來到玄壇廟。徒弟點上燈光，自己放下包袱，敘禮歸座。吳成叫聲：「師兄，若想報仇，全在為弟身上。我的本事你也知道，飛簷走壁，手到成功。」於七說：「非也，若要行刺，必不能成功。他手下許多英雄保護，日夜必準備的。不如鑿船為上，他手下尚無會水之人。」吳成說：「師兄，你把我太看的輕了。他縱有人保護，不過是衙役兵丁，我一虎可敵千羊，明日晚間我定要前去。」

於七見他執意不聽，素日又知他是個渾人，便不復攔，只得點頭依從，莫要虧負他好心。只說：「明日晚間，你就辛苦一回就是了。」吳成見他應允，喜不自勝，遂拉著於七說：「師兄，你跟我來瞧瞧我的兵器。」徒弟秉燭，二人走至大殿，推開隔扇。吳成手一指，於七一看，原是玄壇神龕，前面有個木架，掛一把竹節銅鞭，本是村中修廟完了供獻之物，長三尺半，重九斤，橫竹節排三段。於七看完點頭。吳成說：「我已習熟門路。」於七說：「此物只可臨敵招架，行刺何用？」吳成說：「有，有！」遂即走出大殿，到了臥房牀邊，拉出一把刀來，明晃晃的。燈下一看是好刀，長有二尺。於七點頭連說好刀。

吳成接過放入鞘中。徒弟收拾酒飯，用畢安寢，一夜晚景不提。

至次日，又同吳成的木匠外甥一同飲酒。到午後吳成打點應用之物，拿好銅鞭利刃，辭了於七起身，竟奔大路而來。一氣走了四百里，看看日落，又趕了一陣，離雙塘不遠，用過酒飯。天交一鼓時分，又往前走。忽然聞風聲大作，陰雲四起。

吳成心中暗想：「真是天從人願。」走至公館後面，坐在樹下歇息。

等到公館交到三鼓，吳成穿了衣服，不用的物件捆好掛在樹上。

聽得更夫轉過，縱身上牆，輕輕跳在裡面。公館後牆，裡面是一層房，乃親隨居住所在。他輕輕爬到上房，見更夫又來，吳成伏在瓦壘，聽得更夫過去，又爬到房脊上，探頭望對面觀瞧，東廂房尚無燈光，細聽有打呼之聲。但見西廂房燈光閃爍，卻無坐更之人。吳成即輕輕跳下房來，走至上房門首，用刀撬門，門隨手而開。這賊人走入房內，看見大人臥榻之處，照准賢臣用刀一紮。不知賢臣生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